

南山外集

詩文

三

番外書冊

			二六四一八	和書門
四冊	六架	十四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六四一八	十四函	二六四一八	四冊	和書類

詩集文集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418
冊數	4 (3)
函號	206 37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山外集卷之五

上
解
...

五言絕句

世中...

...

...

...

...

...

南山外集卷之五

淺草文庫

仙臺 釋古梁紹岷著 侍者慧璘錄

五言絕句

雪中訪僧

寒雲不知處。孤磬辨幽扃。開門竹雪落。始見數竿青。

塞上

絕關風雪暮。大漠信蕭蕭。馬毛縮如戟。撚箭送雙鷗。

首夏

小園鶯語老。花落草堂閑。暖風二三日。綠盡郭南山。

小園採菊

非供柴桑醉。寧充屈子糧。采作枕中寶。要令睡味香。
送幽嘯子西上四首
客裏孤吟苦。江湖歲月深。會離人世事。一淚亦何心。
一句鬪風月。百年濕酒人。第行橫目國。何地不親親。
世味本如蠟。嚼過萬莫旣。時吟古人句。齒頰有餘甘。
千里向名都。臨歧更繾綣。若逐豪華事。風流去人遠。

題畫二首

幽人住幽處。歲月自忘機。倚樹獨長嘯。山菁一鶴歸。
山山暝色遙。片月林端耿。宿鷺纔欲栖。紛紛避弓影。

夏晚

晚庭收長景。砌石有餘炎。輦水澆階樹。微涼始到簾。

聞鶯

春院幽篁靜。焚香對午晴。綿蠻時一轉。衆鳥難為聲。

溪亭夜酌送松元輔

嫵涼侵露坐。微月上幽林。清暉山水裏。相送詠歸心。

春日輪王寺集二首

闌珊惜花事。深院有佳携。多謝上方晚。數鶯留客啼。
經過不相厭。野趣共烟蘿。只貪香積美。一飽坐盤陀。

題畫

春水二三里。紫荊六七家。小橋細步馬。日暮入桃花。

陶淵明

素琴濂酒巾。生來無長物。每聽東林鐘。誤唱南無佛。

桃源

秦人不避秦。陶令信能避。千古桃花源。但存一篇記。

樵

朝朝何處去。古木白雲隅。晉間一蕭斧。不佩真形圖。

訪望雲庵主不遇

僧與白雲出。雲歸僧未歸。欲留半偈去。殘日落松扉。

松島

天下有山水。各擅一方美。衆美歸松島。天下無山水。

偶偈

苦樂有身有。憂喜無念無。一無衆妙盡。到頭無亦無。

石籠山

石籠山中石。片片皆百尺。白雲抱不盡。處處露幽碧。

畫竹

何求千畝富。且思淇奧歌。蕭灑數竿足。清風不在多。

題畫

咫尺少文山。烟霞與心會。幻境是耶非。神遊不在大。

畫葡萄

欲濟渴衆生。毫端滴乳酪。遍界菩薩身。虛空垂瓔珞。

凌霄花花中露入眼使人失明

凌霄自有路。昇進心何限。貪看虛空花。莫喪一隻眼。

吟花棧白川老侯第園五十勝之一

芳樹夾危棧。落英吟處飄。憶得嵐山下。春風度月橋。

題亘城公子草書後

運筆至佳境。玄冰出水寒。踏破鐵門限。龍蛇欲掣難。

寒山拾得贊

展觀無字經。還群有漏人。咄咄活三界。風烟日日新。

自畫山水贊

愛作無根樹。且描懵懂山。一渲大虛空。曾不墮畫數。

七言絕句

早春偶作

同龕無位舊真人。宴坐菩提樹下春。早晚東風解冰

雪。鶯花世界現全身。

雪中謝田伯休贈酒

柴門岑寂雪來閑。尺素乍傳寒景間。多謝一壺上池

水。巧回春色解凋顏。

偶興

竹樹山房雪四圍。燎爐火燭冷禪幃。殘經課罷無餘

事手拍金剛對晚暉。火散今無轉劫輪。歸時

春江別意

醉倚高樓暮色沈。長江流水蕩歸心。春風人去琴樽
在。森渺烟波落日深。

輕暖

春衣一領減還添。日夕風頭較覺恬。階下枯藤有行
色。晴山待我碧尖尖。

萬全禪師出住蝦夷國泰新寺

絕域新開講法場。毫光一道照東方。皇華映發天華
瑞。邊草摠為優鉢香。

松窩

白川田井氏所居

夜靜疎林孤月晴。蕭蕭寒影隔窗明。方知老鶴眠難
得。松頂細風時一聲。

早春小占

梅樹槎枒亞短垣。埋階深雪懶窺園。床頭先報春消
息。數點星然老瓦盆。

諸子至

數客龍閑敲梵闍。小詩相和一人人。抽柳對花花影
暮。忙了僧房半日春。

春日江村

南山下集 卷之五 五

江村十里步斜陽。夜市歸來日尚長。門外柳陰喚家
釀。半塘春水養魚秧。

湖山晚晴圖

落日湖山水映陂。輕橈盪碎碧玻璃。漁翁隔岸相呼
急。柳外春風吹酒旗。

秋江獨釣圖

空江烟雨憶羊裘。暮色蕭蕭滿釣舟。欲轉輕橈移別
處。白鷗占斷一灣秋。

懷山中人

南麓寒雲催急陰。連朝霜色染千林。臨風想着山中

客。落葉階前幾尺深。

松島

天地與區自不凡。宛然鬼削與神剗。就中松石最奇
絕。五大堂西三四巖。

壽管生七十

迎客綠尊開壽筵。滿堂佳氣鬱蒼然。青春七十君休
詫。猶是老萊兒戲年。

夏日偶興

池上小亭涼氣生。一庭水木有餘清。殘經課了無人
至。坐聽傾荷翻落聲。

坐夜坐聞鐘。嶽鐘敲月度遙空。遍界聲流十地風。入理門頭真教體。聞塵窮處是圓通。

漁父

白笠青蓑一釣徒。長竿繫箇酒胡盧。春汀烟雨垂楊晚。誤落人間為畫圖。

秋夜

南屏木落石稜增。夜月高窗不點燈。興至獨吟雜華偈。別峯時有老猿鷹。

關壯繆贊

鼎足山河戰血腥。龍刀擬處有威靈。虛封纜命彈丸地。今古爭傳漢壽亭。

賀郢上人住莊巖

京師東福支院

行無不住住何嫌。孔席暖時墨突黔。一樹梅花三秀色。南山重見舊莊巖。

扁其室曰梅花樹下庭中嘗產芝草院有南山禪師之塔

早春

餘寒料峭勒芳菲。午卧南窗景漸遲。一枕清愁春耿耿。融為閑夢結為詩。

老将

微軀許國意曾豪。百戰猶餘舊寶刀。憶得轅門霜月

南山外集 卷之五
夜。鬪體傳飲紫葡萄。

公子行

垂楊繫馬醉章臺。絲管紛紛晚未回。乘興重臨芳甸路。鳴鞭齊唱野鷹來。野鷹來事出水經注

三河道中

迢迢驛路入三河。燕子花邊憶古歌。信得王孫歸意切。寒烟衰草客愁多。

余敘松桂园集天籟先生為書之書成而文之拙藏焉不可不謝

銀鉤逸氣正縱橫。藉藉家聲推小玉。自恠文章頓生

色。憑君字字挾風霜。

堪界道人性疎率。以狂畫自娛。近頗發狂態。遂

以此示寐焉。余間訃尚疑其狂。既而真矣。哀而

悼之

一家狂畫弄精神。聞說佯狂竟似真。末後真狂翻筋斗。天涯狂殺不狂人。

木犀

巖桂花開映綠蘿。風飄幽馥遍山阿。黃家太史曾疑着。滿院秋香聞得麼。

七夕新晴

南山外集

卷之五

翠羽山房

南山外集 卷之五
秋霖乍霽夕陽斜。捲箔南軒看晚霞。一味嬾涼半彎月。天孫質錦與詩家。

上巳

雨歇微風春水波。香樓窈窕歷鎖晴霞。踏青隔岸人無數。閑殺山桃一樹花。

五日過雄心院贈主人

一壺薰風雨霽時。香蒲綠柳映山池。從來慧命長堪續。今日何須繫五絲。

冬夜

歲晏香堂坐寂寥。然燈影冷夜迢迢。工夫未免攀閑

境。寒霰踈踈灑敗蕉。

賦東風煖入簾

晴籟春生灌木中。芳園方度午時風。鼓鶯舞蝶猶餘力。扇得微和入綺櫳。

別仙客

勸禪月大師

仙客離言一一真。殷勤舉手謝時人。人閒如問遷流事。眼界已揚東海塵。

湖上晚歸

煙笛雲鐘兩岸春。湖山十里淨無塵。紅花映帶斜陽水。來往相逢畫裏人。

擬送三藏還西域

翻經功就五天還。雪嶺撐空去路難。遊化從來期普濟。不教魑魅避金環。

送碑禪客

時講法華將卒業

春寒雨雪暗城東。歸錫飄然辭梵宮。錢與白牛唯一乘。中原千里疾如風。

山房春事

三春花事已闌珊。寂寞山房白日殘。燕語丁寧鶯語老。滿階柳絮暮風寒。

康門大悲閣看花遇雨

芳樹重重一徑分。普陀巖上夕陽曛。上方知有天娥禮。華雨繽紛供養雲。

夏日偶興

涼動高窗午夢回。竹陰荷氣散池臺。誰言懶客耽吟卧。祇恐筇痕破碧苔。

秋日簡人之東

熱去涼來好倚樓。滿山風露不勝秋。南屏近夜方宜月。報與故人來一遊。

路傍梅

陌上梅花一樹新。清香未必染紅塵。無情獨勝悠悠

客。來往能留行路人。

春夜雨

一卧仙臺興杳然。懶生不記歲華遷。青燈半夜春窗雨。屈指淹留已六年。

送濱玉民之東都

芳草連天岳色孤。揚鞭千里指雄都。只今燕市悲歌絕。誰問當年舊酒徒。

寄懷水户立原子遠

一悟恍然化境幽。仙臺人去憶神遊。新翻未聽鈞天曲。已過白雲兩度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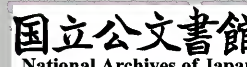
送模禪人還鄉

短策朝辭翠羽岑。天涯秋色冷歸襟。為肅平素從遊意。數字風霜一片心。

曉鐘相送下崇阿。歸錫行彈一鉢歌。欲寫片懷裁不得。白雲秋色滿山河。

野寺鐘聲白日斜。前山孤驛望猶賒。雲埋黃葉疑無路。風動青帘知有家。

老少年仙臺俗謂五色草



長草凌霜傲夕暉。翹翹艷彩映庭闈。老來猶作少年舞。撩亂秋風五色衣。

風花煙柳隔疎簾。午枕眠間好養恬。春盡迢迢人不
到。一雙燕子語晴簷。

村雨

霖雨連旬河勢驕。村村秋水浸墻腰。溪丁中夜相呼
急。齊負囊沙鎮斷橋。宋唐庚句 津

春日書適

春庭微雪落旋乾。小步歸來呼午餐。一飽幽窗微睡

後。暮簷作雨滴聲寒。

小莊

山莊寂寂絕紅塵。日暖風微蝶近人。三日不來溪上
路。菜花黃盡半村春。

送直指老人還浪華

客裏風霜一鉢歌。鄉心千里望烟波。梅花早入江南
夢。二十四橋月色多。

藪原

源義仲舊墟

開水怒號山糾紛。英雄陳蹟鎖寒雲。中原并敗曾塗
地。父老猶誇旭將軍。

薩埵嶺

薩嶺重来俯紫瀾。江山不異昔年看。世途冉冉行人老。岳雪依稀白日寒。

送愚禪人歸湖中

經年道愛喜周旋。歸興乘時方浩然。林路春風三千里。花迎柳送到湖天。

雨晴

深秋苦雨動彌旬。晴色今朝如得珍。恰好南鄰老莊主。一籬香菌餉時新。

表忠松

貞公廟後葬
殉死諸臣之處

海外空聞黃鳥詩。仙臺烈士義堪悲。血痕留得千秋碧。一樹長松萬古碑。

山寺花

和歌題

溪回路轉入幽岑。一磬敲雲暮色深。無數山花開且落。春風不管利名心。

雨過大磯

雨色濤聲遵海碕。朝寒側側透春衣。武山雲樹蒼茫裏。已過相江大小磯。

十三嶺

亂山出沒似波濤。奇石喬松氣勢豪。上下纒窮十三

類。仰瞻御岳一峯高。

淺間嶽

焦烟鬱勃起遙空。燒劫曾霾關以東。憶得都門讀書日。灰塵千里暗簾櫳。

題畫

涼樹幽亭枕淺沙。風回水檻夕陽斜。恠來萍底游魚沒。翡翠眈眈在藕花。

中村豆州見貽牡丹一本栽之南山新新亭前

賦此鳴謝

曾自白公移得栽。一業瓊雪映香臺。明年為設碧油

幕。等待風流刺史來。

白樂天刺杭日訪求牡丹獨開元寺僧慧微自京師移植于庭

設油幕覆其上以俟白至

冬夜偶興

禪被更深冷似冰。窗前雪霽月方昇。一甌芳茗濃如酒。清殺寒宵獨坐僧。

山邨晚歸

牛羊下處夕陽斜。亂竹孤煙木數家。散策悠悠歸咏路。暮風吹落野棠花。

題梅關畫山水

林趣巖容堪卧遊。碎毫疎墨更清幽。一渲烟雨蕭蕭

色。罨得溪山無限秋。

白川東里子請般若經之跋以其土產五色蠟

燭見貽既書跋語賦此併謝

甚深般若波羅蜜千載墨痕猶點漆吾欲焚香贊一辭神光五彩照禪室。

春郊

細草輕烟鶯亂飛野梅到處競芳菲詩人不管農桑事驢背春風倒載歸。

夏日

半窗蕉竹影橫斜午倦拋書掩碧紗夏景迢迢人靜

卧庭前開遍石榴花。

癸未冬府下災戶田氏所畜鶴殮焉

見說君家丹頂仙興來檻外舞翩然可憐千載芝田骨化作崑岡一夕煙。

海邊早秋 和歌題

涼天獨倚暮江樓客裏烟波歲月流雁回南國人猶遠西風又度一年秋。

訪田先生村居二首

夾岸青松發晚煙安流縱棹故延緣遙看落日長江色白鷺驚飛濤蕩天。

半日遊興養幽情。野步終朝任杖行。漸到原松最奇處。平沙藉草坐春晴。

落葉無行路

紛紛霜葉沒山蹊。滿地黃金亦已迷。前日曾尋老僧去。不知何路向幽栖。

灘聲入夢寒

驛樓燈影曉憧憧。客思悽迷傍大江。半睡且疑孤枕雨。灘聲和夢到寒窗。

觀國嶺

大關標嶺國光分。平野茫茫接暮雲。千里封疆從此

始。何人重勒壺碑文。

夜過鵞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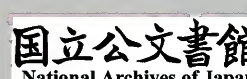
竹輿松下下嶺坑。風起鵞湖聽夜瀾。星影微茫天接水。皂羅掩映白銀盤。

東谷岡崎大橋

草鞋步步半長橋。兩岸人家樹色遙。東畔已晴西畔雨。竟天虹影未全消。

南湖茶亭

午雨少晴生暖烟。南湖春水碧於天。呼茶纔解客顏處。又恐函山冥霧懸。



曉發九里橋
彌河堤路趁晨行。春霧濛濛十里程。咫尺長洲茫不辨。只聞身雁浴波聲。

訪隱者
青山帶郭隔春城。昨雨溪橋水欲平。一徑斜通亂花裏。柴門叩斷讀書聲。

集櫟園
昨雨今晴花亂開。三春心事半成灰。芳園又被流鶯喚。訂暇投閑醉一回。

江志義憲官寓浪華賦此寄懷

浪華江上早梅開。愛殺風流醉吏才。二十四橋春遠近。畫船何處夢仙臺。

元夜偶成
滿林雪月照寒樓。百界皚然望不迷。何讓天門火城裏。玉鰲山上夜烏啼。

偶讀張繼安公房間法詩云流年一日復一日
世事何時是了時。試向東林問禪伯。遣將心地學琉璃。余試換數字未知是否。

流年一日非一日。世事何時不了時。試向東林問禪伯。片心擊碎碧琉璃。

將登金華山候風鶴津

彩雲近隔翠芙蓉。撩亂雲鬟朝氣濃。欲借凌波仙子
鞞。臨風報與渡江鐘。

庚午季春十一日舞鶴千百成群賦以記之

何來舞鶴晚成羣。清唳熙春盤彩雲。應是太平弄
瑤管。仙臺深處幾人間。

病中次韻田伯休見問之作

遍界寥寥病裏心。不知驟雪擁前岑。淨名却問山僧
室。尺素何論一默深。

送理禪人歸丹波

翠羽山前寄客蹤。仙臺歲月卧雲松。春風一夜吹歸
夢。早落丹丘第幾峯。

道觀夜坐

福宇春雲夜色清。鳳簫起處是瑤京。會真筵散天將
曙。霞外香風送珮聲。

寄懷宮床公子

高志何妨方外遊。曾尋白社舊風流。知君懷壁懸明
月。照見匡廬萬壑秋。

山寺落花

芳樹殘陽鎖絳霞。暮風香滿梵王家。石樓僧散鐘聲
落。翠羽山前寄客蹤。

南山外集

卷之五

起蕩漾餘音度落花。

記異

春光慘澹發寒雲。料峭東風送雁群。自覺仙臺時候異。絳桃花上雪紛紛。

國玄穆餉芋魁栗子

霜落紫桑芋栗肥。餉來白社充朝饑。先生不厭廬山禁。猶一回頭思翠微。

南極老人圖

吉祥長集清閑宅。南極常臨無事門。若值金剛壽尊現。叩頭猶自稱兒孫。

宿松島山寺

山徑紆餘晚轉迷。數聲雲磬認幽栖。清霄驚散天宮夢。杉月當窗老鷄啼。

寄畫師東洋

宦遊千里問王風。帝里山川入畫工。若向西園圖雅集。竹雲深處著圓通。

一夕夢會台雲智。門兩兄及堪界法姪于宗法。院皆歸寐人也覺而恍然賦以記之。

夜月神遊芝水濱。弟兄依舊與相親。霜鐘喚夢燈花落。千里雲山今古人。

別服季璋

衣鉢春寒別武丘。孤雲獨鶴幾時休。禪心莫問淹留地。何處青山不沃州。

水風如秋 和歌題

庭前畏景晚來收。蕩漾斜暉映碧流。梧葉青青猶未落。西風已度一川秋。

訪隱者不遇

亂竹幽花一草亭。前峰午日照空庭。山童守宅閑無事。卧看床頭相鶴經。

水館納涼

小橋宛轉水縈回。孤館深沈向晚開。白鳥驚飛背人去。中泓涼氣襲衣來。

秋聲

挾雨和風忽轉回。驚搖庭樹入悲哉。西方定有愁人國。一片餘聲寄雁來。

霜曉

城鼓岳鐘兩清越。階庭殘月白於雪。栖鴉閃閃起朝暉。竹外小峯寒突仄。

蝸牛

尖尖雙角屈還伸。戰罷舊封變觸介。清世閑看僧壁

上。銀泥斜寫梵天文。新葺桂樓而小。古也開。亦即聖
首夏

漸看庭樹長新陰。客少金爐香篆沈。杏雨梨雲小園
晚。風光斷送一春心。我知只自休。更不問。問問然。

夢遊仙境

逢着神仙眼即青。洞天物色夢中靈。宜其談笑如相
識。七十餘人在佛經。林母誕辰索詩

林母誕辰索詩

花甲一週添二十。老身尚健訓兒孫。一家傳得長生
訣。不種蟠桃種善根。我知只自休。更不問。問問然。

南山竹影

新晴戶外籜聲乾。搖曳薰風欲數難。多謝西窗殘照
影。移來日日報平安。

登大高峯

海東瀏覽碧松洲。天地奧區勝槩秋。自似置身切利
上。俯臨粟散百千州。

故叅政堀田侯小祥忌賦夏日懷舊

物在人亡輿誦傳。故侯遺愛尚恍然。風流疇昔今堪
想。夜月啼鶻又一年。

言蓬行。其地積陰。便牧畜。而不宜耕桑。隨畜移徙。亡常處焉。地之闡。蓋千有餘歲。而未嘗猶我捍我。若古稱蝦夷孔熾者。與羽之兵為之帥也。已方今右文之治。烝烝覃乎遐方。海內鄉風者。且二百年。而蠢爾毛人。猶尚壅遏。未洽至治之澤。可不憫哉。蓋唐虞三代之治世。一以教化為先。道愚化蚩。惇倫睦俗。百王必由之常典也。今也。國家使群吏疆理其土。啟迪頑民。而後遣一大臣奉璽書。巡行其土。以鎮安之。參政紀公實命焉。蓋自有毛人。初有此柔綏之舉也。則幾何其不慕義而遷善乎。先時奸商征利。自肆術鬻。彼

稍稍知之。乃應以機詐。而狙黠始萌。陽服而陰怨焉。由此觀之。彼本樸愚易治。其獷馴由我耳。夫安邊之制。柔夷之策。不過以恩信羈縻之。所謂非勝之將安之也。今毛人業已服屬於我。則不唯羈縻之。亦宜漸化之。以埒於內地矣。然人情非匹敵。不相為安。非地著不能其水土。今先擇於其種。立之大人。以攝其部落。置校尉於塞。以領護之。禁姦商。黜墨吏。莫其貢。時其朝。懸利以誘之。設禁以威之。時遣吏存問其疾苦。交相往來。安如其類。然後乃募臯人及免徒。復作與之雜處。與冬夏衣。給田器。為室屋。毛其土。履其跡。變

缺舌訓侏僂則廉耻其心禮讓其行亦未為難焉夫
如此則深仁厚化可以被弱水瀚海之外矣何止一
毛人耶若其不然而威稜陵之虛喝懾之一有緩急
以軍法從事則彼累足圜視之不暇猶何慕義遷善
之有彼已不懷而我棄之則安知不有海外之國欲
闔其間而略其土者乎夫毛人之於我為東垂之一
屏障而一旦屬於彼其所關係非小也近聞發明
旨一以寬和從事可弗貴且慶哉乃知公能體國
家深仁之意力宣敷德惠克擾衆夷俾毛之氓感且
格焉彼阻閑閭者一朝得披雲霧而曜於天日咸

手額望皇華使欣欣然頌曰是聖朝之化而公之
靈也然則覆載之所及永世亡畔可與夫崎陽對府
及薩藩而稱四邊艾安矣若夫瑣瑣焉楛矢魚服海
錯之末產亡輕重於國家者與極星之高卑土氣
之寒燠弗急於今日者則當待疆理既奠夷情既化
之日然後徐議之而已矣

送輪王大賢和尚序

歲壬戌之秋永平古佛涅槃後實得五百年矣輪王
賢公不遠數千里將禮祖塔于北越遂探勝於諸州
而西極瓊浦焉藩之諸師及士大夫贈偈若詩以壯

其行色者。蓋不下數十人。既而屬余以序也。公業已飽湖海。雄據望刹。又何所不悉。即有所稱說。豈足以資其遊乎。夫瓊浦仙臺。相距五千餘里。來往所經。大小數十國。名山大川。何限焉。其間洞濟諸刹。稱叢林者。數十百處。弗有鐘鼓鏗鏘。梵行濟濟者乎。弗有橫豎說熾然說者乎。於是乎。徇耳目者。以為今之禮樂。猶古之禮樂。而古之法。猶今之法也。公已任雄藩之僧綱。則慧眼所歷觀。以古徵今。揭真驗偽。明鑑一懸。莫或遁形者。而名山勝區。日日獻奇於幢節之前者。乃文之詩偈之。應而不窮。觸而愈發。亦猶衆形之映

巨鑑。而鑑無纖痕者。可知也已。輪王巨刹也。所管轄八百餘寺。而一旦幡然遠遊。若棄敝屣。與夫擔簦躡鞞之時無異也。是固出於離着之曠懷。亦何在留連於名山勝區而已耶。南詢東請。遊已倦焉。道已極焉。亦何在問門庭之峻夷。敲提唱之高卑而已耶。此行也。裹足重繭。酌一旬於祖塔。為法而往。為道而遊。山靈海若。皆與無緣之慈化焉。而芻繫一方。膠據一席者。睹公之飄飄無滯礙。有古宗師之風。而自視欲然也。則不假勘鞠。足以辨古今人。不相及矣。夫然後歸來入山。洗足敷座而坐也。百城一瞬。萬里一念。皆屬

夢幻佛事矣。空生再出。何遑稱希有耶。

贈句文饒還尾藩序

尾藩句文饒。好學有文。兼善畫。甲子之秋。來遊仙臺。訪余南臺者數矣。一日携李伯時十八應真摹本。有趙孟頫讚辭者造焉。余昧於畫理。而好之之篤。過於解之者。乃借觀十數日。朝夕不外目。殆有赤城雁蕩之想也。蓋應真十八。梵儀竒古。龍君鬼伯。變幻非一。孟錫軍遲。衆物異狀。皆矯矯乎游戲於奔湍駭浪之中焉。第恠其所騎馭。或如蝦蟇。或類蛇魚。幾不可名也。因謂是固幻境之絕致。一時意匠之所創。唯狀醜

恠以駭人耳。偶閱華嚴大疏。援須彌藏經有云。龍有五種。形為蝦蟇。為蛇。為魚。及象馬。其說甚詳矣。於是乎。余躍然而喜。瞿然而慚。其以為一時創業者。余妄度耳。嗟呼。古人之於學。其不苟也。可以概見矣。伯時之於畫。經六百餘歲之久。薄海內外。皆稱莫之能及者。是豈偶然而然也邪。蓋古之人。孜孜窮生。猶常有歛然之色。蘊崇存養。不苟為之。時既至。而後發其所畜。渾渾然孰能禦焉。今夫三都之間。於畫者。何止數十百人。孰不以龍眠營邱自期邪。然或特敏而安於中作。或求知而趨于時好。應接拮据。歲月殆窮矣。精

南山外集 卷之六
耗志索。然後仰古人於河漢焉。蓋勤之與苟。毫釐差池。終致千里矣。文饒業已好學。銳志繪事。刻意古人。自進不已。幾何其不造於精微哉。夫業苟精微乎。假令不赫赫於當年。後世必有不可捨者。是非有待而然。亦學之力也已。歲之三月。文饒將道東都而還。尾藩。余既喜。因畫而得寵之說。且感古人之不苟也。今於其還。遂敘其事而贈焉。東都有邊廷暉者。我方外友也。亦以畫聞。文饒其過而質。余之說可也。

贈川子德副衛蝦夷序

丁卯文化之四載冬。有旨徵賦於東諸侯。置戍蝦

夷。以防外寇。本藩亦與焉。越戊辰春。命將士授旗鼓。文武相配。具官以從。川子德以偏裨行焉。出師既有期矣。先期數日。建旗致士卒於東郊。飭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辨鼓鐸饒羸之用。肄折旋擊刺之勢。蓋昇平之一奇觀云。夫至治二百年。士類結髮不聞金鼓之音。功臣之裔。不特雲仍。軍容兵勢。徒按虛圖耳。然而魚麗鸞鶴之列。疾舒跡數之節。各受約束。不毫愆令申者。豈非以藩政之嚴。而訓練之精邪。方今國家不忘危於安。發制使以治東邊。可謂遠略矣。然蝦夷之地。委諸一諸侯數百年矣。事亦難踰度哉。借曰彼

無棘熾之勢。我亦無長城深塹之設。戍士所次。率處
甌脫。據孤島。而仰懸輪於二千里之外。濟濟有衆。舉
投諸邊陲。亦不得不為危焉。顧廟算安出。毋乃以
為虜必不入耶。何者。兵之道。雖多方。大氏以擣虛襲
慢為善經。去歲以來。觥艦孤軍。乍覬下去。雖以虜之
蠢愚。安有數示警戒。俾我有以待。然後方至者乎。勢
之必不入也。比年所求。徒在蚩蚩抱布買絲之間。或
在崎嶇。或款函館。其始寇塞。惟火困倉。剽殺弱徒。矢
砲一擬。布路解散。志之必不入也。蝦夷以西。阨以大
海風波之險。幸而得達。即欲猾夏。海陸客主。利害相

懸。且聞豐公之赭三韓。元兵之殲於鎮西。彼猶能言
之而畏焉。力之必不入也。雖然。既已焦憊邊境。亦不
可不觀威而察虜情焉。此其國家之意也歟。當今
之世。升平相承。文恬武熙。靡衣而媮食。沉與之為疆。
百物殷阜。士皆怵溫飽。安寧居焉。而所戍荒陬積陰。
木皮三寸。厚冰六尺。逐水草遷處。卉服而肉糲。聞之
者。未臨其境。而辛酸動容矣。此行也。諸隊長所自隨。
除公徒之外。臣僕數十人。皆受銖兩之奉。身當不測
之衝。其所羈縻。特有耻與義耳。今責其力。而不察其
情。危哉。夫蒙矢石赴湯火。躍然樂為用者。無他焉。獨

南山人集 卷之六
推恩信於人之腹中而已矣。子德祿踰千石。徒旅皆世臣。務德行惠。與之同安危乎。安知不忠誠之倍常日哉。今公幼种。命出於諸卿。且雖奉便宜之權。而聽統制於鎮臺。是故士氣似少不振。而群情亦疑焉。雖然其不振與疑。皆私而非公也。子德必不然也。夫臺使者之所令。乃上旨也。諸卿之所發。乃公之命也。尚奚遑問。上旨與否耶。子德必振而不疑矣。子德居恒讀書賦詩。恂恂有儒將之風也。孟春辛酉。來謁大廟。還造山門告別。且屬以一言。余因謂之曰。霍驃騎張睢陽岳武穆。皆不用古兵法。而能立功垂名者。

也。蓋兵法者。譬諸弈之有譜。其變化之妙。則存乎人矣。夫填然鼓之。兵刃既接。何患不夫人而賁育耶。惟求孔北海於飛羽揮戟之際。此甚難哉。子德業已恂恂。且有雅量。其庶幾乎。假令虜情不在必入。而審如廟算之所斷乎。乃武誼既威之。文告從而諭之。利以設其意。義以服其心。俾夷類蒲伏稱罪。洗心嚮化焉。則國家無東顧之憂。本藩無亡鏃之費。是謂軍之善政矣。子德或以便宜建言哉。發期既薄矣。戍夜秉燭綴文。文無詮次。聊代采薇以遣之。時維楊柳依依。我心傷悲。往矣子德。勿令歸期及其卒章哉。

送中村義房請告還讀書其邑序
歲之初吉。田伯休造賀焉。既而語中村義房移疾請告。邑居而讀書之狀也。余瞿然曰。夫義房閎閱之胄。而名父之子也。以蔭蚤陞待班。繼擢顯職。頎然而秀。溫然而和。寵命加焉。衆望屬焉。且少以父之執待。余者也。今也胡為遽然乎。伯休曰。義房耿介。少而入仕。抑得非不足而自反。困而自強。觀於官而進於學者歟。余乃肅然斂容曰。有是哉。志之不可以已也。今夫樂一伎游一藝者。苟寓其智。而秉其志。孰有弗足護聞者耶。下之若愚俗之尚巫崇鬼。費精糜財。而不自

厭者。其惑也可嗤。而其守也不可徙焉。况耿介之士。一旦憤懣。發志脩業。三冬之文史。豈在言邪。義房自効乞告。無幾微動於言面。去就自決。飄然若輕舉也。豈可與夫以官為家。以罷黜為終身之憂者。一視槩論邪。從此以往。益讀書以成其文。以輔其質。以利其器。而俟其時。將弗在遠焉。今公在幼冲。好學嚮詩書。他日若銳意先世之不績。則在朝之臣。言事輔治者。將誰之任也歟。因祝曰。凡其所志。庶幾為國。而勿為私圖。行奏稽古之功。以奉公之休命。亦祝曰。庶幾使義房莫誇多而驚竒。謀達而趨聞。我乃問伯休曰。

南山外集 卷之六
此行也有供張於郊。而觴餞者否。請託此二祝。為義房壽焉。伯休起而拱曰。敬代義房拜祝壽也。義房之行。亦不欲觀裝於都門。謝諸友而單行焉。請代師往祝之。

西村某母八十壽序

蓋夫廡仕顯任。揚親裕後。固為孝子之事矣。然官遠則有倚閭之思。治嚴則有不食之憂。憂思既結。大和以乖。雖有三牲之奉。方丈之饌。何得而甘諸。若夫農工之子。商賈之母。定省朝夕。烝烝膝前。布素而菽水。戢案而瓜豆。子有餘孝。母有常歡。何必翟裼六珈。重

茵列鼎。然後始侈焜燿哉。西村榮信。世業書賈。母氏年登八秩。聰明自若。不廢紡紉。其志常在。玉子于成。每諭榮信曰。能守邦令乎。能敬君子乎。能愛家僮乎。不仰機利。責詭息乎。數言之外。不復喋喋苛事也。榮信亦能兢兢奉而周旋焉。榮信業已左右圖書。名流常至。頗與聞鄒魯之訓。其孝也宜矣。且家道少康。無匱甘膳之奉。室家雍穆。不聞叱狗之聲。母氏迥然。無蒂芥乎懷。其壽也亦宜矣。凡人之壽夭。雖有數而存乎。亦顧其休戚如何耳。窮鄉僻邑。篳門圭窬。饑烟如縷。寒衣如鶉。而舉家團爨。共食兼衣。喜氣盈室。歡聲

達外。而壽極期頤者常多矣。唯是一味之安適。勝於名醞。飭飯遠矣。榮信既能順承奉養焉。從此以往。保壽無疆。豈待蔡而知焉。今歲仲春某日。設悅稱暉。筐篚盈庭。徵壽言於四方。遂及貧道。余佛之徒也。何善頌者哉。雖然安養之邦。佛曰無量壽。思之不已。中心安然。保壽之要。有以踰此乎。瑤池之紫霞。不若寶渠之碧藕。上元之雲璈。何比自鳴之天樂。榮信果能併曩所謂數言。而歸諸一心。則安養之邦可造焉。無量之壽可保焉。尚何僅僅蟠桃縹杏之足稱哉。姑敘余之所知。以代酌者之詞。

壽前大夫佐藤君八十序

文政乙酉。致仕大夫佐藤君年八十。乃十月望。維初度之辰。其令嗣氏信。將請能言之士。以文辭為其壽焉。君介質渾厚。不屑膺繁文虛美之稱。深停其舉矣。氏信不勝戲彩之思。以余為父之執造謀焉。余笑曰。雕蟲虛文。諛詩夸頌。是焉足以為君之壽哉。然而玉帛觴解。非余之有。去文奚述。而文非其好。止已則代文以質歟。古人云。壽也者。弗可致也。致壽有道。惟是質而已矣。質者何也。重厚不遷于物。是也。表襮餘躬。媮色悅人。非質也。甘脆之奉口。貨利之嬰心。以至與

馬文繡便嬖淫聲。凡汨汨于外。營營于內者。皆非質也。老君尚質。數者無一於此。非僨勉而致。至情為爾。既恒一於質。則出入動止。罔弗本於德。德之所存。物不可得而遷焉。所以盡志耗神。戕壽者。惡斯至哉。君壯歲當國。其所以奉君率民。一皆於質焉。而當昇平極治之日。士習浮靡。咸反於質。炎門執僚。皆異其撰。或謂太平之宰相。推而不文。可乎。君亦笑曰。臣之質當不如此耶。乃翻然自効。急流勇退。解職奉質而老焉。其外于質者。唯圖書琴棋而已。爾來三十年。別莊蕭然。未嘗闔門焉。是歲乙酉。歸然大耋。而聰明如壯。

書棋自娛。天之俾爾昌而熾者。而艾庸有既乎。余素交三十年。君問余者三四。余遊君者六七而已。非翅質於交。抑亦簡於禮。既已尚質。加以易簡。則可謂天下之理得矣。從此以往。行將超上壽而躋焉。

芝多二君遺烈誦詠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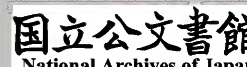
士有取介孤憤。而沒世無聞者。有事出於不幸。而顯祖榮孫者。蓋安於不遇。則易。處於不幸。則難。非精業養志之至者。不虞之際。幾有不可測者也。如芝多伯仲二君。實可悲且歎焉耳。身守官大國。而發弩於縣鼠。一虜僅僵。英雄併屍。雖求義而得義乎。其跡似怨。

焉。然當時事勢不可逆料。今也時彌遠而名益振。世愈往而義不滅。其豈無由而然乎。今之主承藉弈葉以蔭撫仕。位至上卿。功成榮還。老於南郭之莊。均廟堂於林藪。遺列鼎於蕞蕞。約以奉躬。豐以待客。焉。今茲壬戌六月望。為二君一百五十年之忌辰。於是乎遠思永慕。不能自已。將告諸懿親良朋。俱誦詠遺烈也。乃命題授簡。歌詩交萃者。凡數十家矣。夫詩人之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形於事業也。二君之事業。巖若寒霜烈日。則宜乎此集辭盛而音哀。不復比齊梁月露之作。而適足使人興起乎今之世也。且夫

厚人倫懷舊俗。六義之本也。褒旌死節。風示後世。昭代之明典也。是可以不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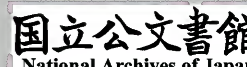
古瓦譜序

人之所賤棄者。莫瓦輒若焉。然而未央之片。鄴城之碎。與球琳琅玕錯陳。為君子所寶愛焉者。不翅其古色可玩。鎮栗可硯。要亦卯金當塗氏之遺愛也已。雄淵子好古瓦。遐求邇致。幾盈一室矣。奧中多賀城國分寺。以至鎮守府勿來關。若千辛。若六七百年。或全或碎。古製異形。宛然乎心目矣。今印其最古者數十片。標以古記。繫以古今歌詞。第輯為書。傳諸好古之



士然後千有餘歲。蕪沒於幽陬者。一旦得賴以顯焉。亦可與博古考古諸圖併玩耳矣。且僻鄉之士得與覽大方之吟詠。亦雄淵子之賜也。蓋古之精。今之竅。雖區區微物。可以觀世之隆汙。而其於歌詞。雖小技亦可以采邦國之流風焉。孰謂斯譜玩物喪志耶。
慈雲學公獲肖富岳之石於一士人焉。蓋棄沒汙業翳者數年。文理漫漶。無復異觀。但以其象名山。置諸戶階。稍稍撫摩之。則潤彩艷發。宛若岳雪夏消。初露真狀者。遽徙諸几上。遠觀邇玩。一坎一隆。無復不富

岳者云。蓋公西海萬里之人也。距其國而至岳四千里。自岳抵輿。又更二千里而遠矣。來往所經。無不循岳而西東。則歷遊之日。岳常在眼焉。今與岳相別。七八年于茲。去其國益遠。而岳不復在眼矣。雖以公之達哉。亦焉得不夢寐于斯邪。而一旦曷隕。而與公客於此地。不翅飛來之峯。可不謂竒乎。石廣袤一尺有竒。高六寸許。綠色雜黑。不磨而瑩。不彫而文。三峯秀拔。若擢於金際。寶之峯。鷹之岫。兒孫其膝下。雲氣蔚興。若膚寸而合者。于背于面。自駿甲諸州望之者。無復遺狀。皆天劃神剡。化出人製之表焉。公觴衆而詩



之詩成問序於余。蓋山不自山。得久而得為山也。人不得別其山。因名以辨之也。富岳距奧二千里。有眉龐齒鯢。未嘗觀焉者。而一室之中。一拳之石。不規戶牖。而知其典型。名與物奚可以已乎。玩物喪志。物於何有。自彼視此。我亦為物。依正不二。萬里一際。而堅固之質。不動之姿。巖巖於萬化之中。兀然於衆變之外矣。於是乎。公哦其前。禪其下。安知昔日之非今乎。不二之名。或在斯歟。昔者蘇子瞻以石供廬山禪師。欲使後世倣之。而後寥寥無續之者。彼一士人抑亦肖子瞻者耶。

山菴雜詠自序

夫釋色慕空者。若飛蛾之投炬。背喧欣寐者。若老獺之睡丘。殊不知至寐恒周於衆響之域。真空永隱乎群有之府。故冥色空者。萬緣無能營。融喧寐者。衆變不能之滑。心境無礙。塵刹相容。謂之禪觀焉。聖制設蘭若。離聚落。一牛鳴。遐邇處中。二施互給。其旨遠矣。余歸自京師之明年。拙疾倚薄。綿連踰年。既春又秋。而疾得漸間。於是乎。省躬軀於苦境。得安忍於病際。時掩關別院。頗有繕性之志。遂小葺於後山。邃處而簡出。以為養拙之處。面溪山負城闔。市聲不及。俗跡

不蕃。擁策挈童。游止無方。桂白山青。谷虛禽響。薦榻
嘉蔭。玩景崇阿。凡在履瞻。亡弗身意。是適焉。有時乎
訪所識於城市。輪蹄旁午。左右嘔唾。亦足以起懶焉。
向也視聽冷然。萬籟歸寂。今則一閩之中。庶富蒿目。
一喧一寂。顧步相易。形體之所以肥瘠。耳目之所以
眩曜。眩而存焉。一絀滯於是。則相刃相靡。蕭然疲役。
或妙觀於此乎。動窳胎派。超然於靜躁之外矣。余業
已濫據藩寺十數年。出入兩際。踣躅而屈申。不迨枯
槁。非世之士。不居脩訓教誨之位。不為單豹之俚所
禁。不為張毅之熱所炙。就閒藪澤。揚波俗流。倏然與

世低昂已矣。然既墮僧數。則山林之跡居多焉。鼎興
對緣。發於吟詠者。率皆水響柯音之類也。自卓菴來。
所得已百餘首。自序而編之。命以山庵雜詠。蓋依境
得名也。從此以往。弊社之唱鼎。四方之贈寄。相繼采
集。將藏諸巖庫。貽榮於丘園乎爾。

春雨樓詩契序

雲仙道人好遠游。而愛名士。不翅好而愛之。且紀其
勝。徵其詩若文。又隨刻而傳。諸同好焉。凡名士之遊
勝區。一覽而盡已。歸家回首。蚤落夢境。况萍水相遇。
分手邈焉。藉曰締交。徒虛遇耳。茲有此舉。不翅磨崖

南山外集 卷之六
題名也。一遇之士。一言之贈。偕與一不朽。不已幸乎。
道人他日焚香引觴。讀諸春雨縹緲之樓。則千里神
契。旦暮心醉。恍不辨舊雲之為今雨。不亦奇乎。昔者
元金粟道人。萃四方文游之詩。曰草堂雅集。而其自
讚之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抑亦異世傳神之妙維
肖也夫。

連璧集序

蓋詩雖以世隆替。要之存乎人焉耳。不然胡一代之
詩。夫人而異其撰乎。初余之至於是邦也。首識滕冲
卿。厥人飄邁。厥學龐雜。獨立猶介。於世寡合。文無常

軌。詩亦似厥人。皆發之肺腑者也。下筆頃刻數章。不
浮不萎。穆穆有餘韻。偶得於道路。則行且吟詠。或植
杖推敲。不知者以為狂焉。願其所私湫。在盛唐諸子。
而不甚刻意。未嘗求似。而亦未始不似焉。是足以鳴
東藩之盛也。邇者時文世詩。日趨於變。而冲卿業於
世寡合。則亦靡得而遷焉。亡幾物故矣。其子白華亦
克濟美。取嗜詩。讀父之書。而不襲父之遺。別出機軸。
自我為調。其至者往往偁父。躬守劇職。而不廢著詠。
吁亦不易得焉。壯而卒于官。可不惜耶。二子既逝。東
藩殆欲無詩。雖有表海之盛。颯颯乎鳴之者其孰歟。

岡雙玉併刻而廣其傳。二子可以並不朽焉。雙玉冲卿之出也。其為二子也多矣哉。

法苑詩叢序

詩之吟詠性情也久矣。而詞人之詩吟情。道人之詩咏性。雖有婉媚沈蔚之製。不得於道。則其性也荒矣。雖有簡曠恬憺之作。失諸聲律。則其情也散矣。如其聲律。則有司存焉。道人家淘情研性。其猶病諸。奚暇龜勉興象。翺翺時流乎。唐宋之諸大師。間從事吟詠。亦各言其志。不以投時好。是故如禪月杼山明教石門。雖見重於當時。而不膺於後人之選。於我詎傷焉。

本邦之緇流。大永享祿以前。多航海西遊。與彼諸儒周旋。如絕海汝霖諸師。彼王侯君子。稱賞極口。或為序其集焉。古今兩邦緇流。與俗士倡和。各道其道。調其調。其所敬尚在道義之交。不在詞章之末也。近世本邦盛貴明代之風。一時滄然。不翅士庶嚮往。雖我禪門。往往私湫之。觀其所作。天地風塵。傲於自喜。與俗間沾沾子弟奚別焉。殊不知彼邦薦紳先生。徜徉禪宇。周旋玄侶者。率歆羨我間逸清真。其所倡酌。自然有邁俗之韻。後我觀之。亦可以怡志。而以出世之高踪。願仰三尺於俗流。獨何心也。緇門後生。三

學之暇。或事諷詠。宜以慧學為基。而采材於唐宗之
諸大師。構以超凡之志。其亦幾矣。雖然。少年拙工。或
侶於材焉。茲就英華全唐二集。彙集係釋門之詩。凡
八百餘首。以授小子。如禪門前脩之詩。余別有禪藻
之選。請繇于是。
禪藻序
禪有藻乎有。禪無藻乎無。胡其無特操乎。未始有有
無也。惡乎無。盡乎真空也。惡乎有。存乎妙有也。其藻
黻太虛。繡黼萬類。燦爛可觀。其藏於密。入於玄。鬼神
靡之測。而玄密之時。非始杜德機。燦爛之處。何曾涉

施設。風行澄水。雲運碧落。清冷蕭索。璽琅於無音。彪
炳於無彩。明覺宏智之頌。明教北澗之文。不其然乎。
若諸師發揮玄旨。提唱真宗。假文藻以緣飾。正法焉。
石屋中峰。祖武是繩。不殞其風。徽敷敷正。因藻賁祖
道。今豈從事翰墨哉。蓋非得已爾。明初楚石琦公。以
巧說之辯。寓諸觚翰。劉亮煒燁。斡旋造化。牢籠萬有。
其淨土土生之詩。北遊鳳山之集。擬三聖永明之作。
蓋無所弗有焉。我邦南遊之諸師。得其珪璧而還者。
先後不為尠矣。固雖不可以色空而求。其燦煌充塞
於顯迥之間者。不仰奚待焉。近時禪林之搢觚者。不

南山人集 卷之六
知彼之仰。而反取矩矱於菽園。其藻也變為枝蔓。鞠
為蘂蒼。坦坦宗途。壅塞不通。求道勝之韻於水滸林
下。寂無一聞焉。於是禪之藻。併有無而齊歸乎泯矣。
余閱箴之餘。讀琦公以下數十家之語。雖峻夷分庭。
文質殊調。其所造詣。要無非超凡邁俗之作。因就各
集。采其詩偈。編次授徒。庶幾其知所矜式。而無與宗
乘。垂鶩焉。余之蒙。何敢刪之。惟節其類近體者。以便
於誦詠爾。

禪苑尺牘序

禪門之有尺牘。異於流俗之撰焉。其文也道義。其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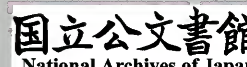
也法語。信詢實鼎。始無利言。赫蹄草率。靡一非血滴
之心要也。譬諸翻蜀機之背。面皆錦。食石蜜之中。邊
咸甘也。安可與邊花訂月。以留光景。駁文炫博。而鼓
弄無明者。選席而論之耶。蓋鴻儒碩生。稱窮理盡性。
方寸之地。自視欲然。業以心術自居。不能弗就宗匠。
而發其部。亦不以可自欺也。大氏宗儒之於禪。陽闢
而陰資。如蕞陽之於靈源。可以槩見焉。邇之王元美
汪伯玉之咨詢密箴。屠赤水馮開之之請益。憨山率
是之由。明以來尺牘。別創一體。撫擬剪裁。競巧於短
簡。或諧謔滑稽。徒供解頤。既以屬無用。豈保弗傷盛

德哉。禪法之末。勞考不穿。霧縠不重。不能伏外難。却趨浮佻。以擬其體制。伶利後生。比比皆爾。雖有先匠之作。捨此而趨彼。亦唯少年弱植之所使然也。續藏以下諸錄。所載書牘頗多。其書未刊布。余就藏中。抄出其傑然。以與小師。庶防其儻馳而不返者已矣。

法苑文歸序

昔能儒氏之利見乎中天也。萬德宿殖。四智久備。猶尚咨典墳於選友。標洪名於迦文。蓋為人之可以學。而文之不可以已也。然後至文中而綜群機。母字門以入萬化。立言垂訓。舍旃曷憑。該性攝相。職此之由。

焉。一音以彰。萬法資興。能莊嚴性界。巧詮辯教。乘叅般若。以謝一異於實相。妙悉曇而分半滿於法聚。始紛綸於因源。終磅礴於果海。麤言細語。既歸第一義。畸文隻字。寧不契真詮。大龜氏緩設利而急結集。良有以也。法久而成弊。道裂而生成惑。副墨之子。徒覲鄰珎。闇證之賓。覩終面墻。二邊茲立。萬行永乖矣。殊不知名句文身。性同虛空。圓伊點黠。理邈思議。宜隨文入證。因語照義矣。竺乾梵藻。散貫異體。漢晉翻述。蘭菊互芬。降迨齊梁。篇章寢蕃。若夫歷緣對境。記事詠物。推而究之。靡弗流入於法界焉。竊觀叢社後進。讀



書至昭明氏之選。歆羨其贍。緝目熟而心薰。遂周流諸子。襍家。顧藐視內典。以忘返其本。童習白紛。滔滔皆是。亦漸靡之所必至也。夫與而奪之。動而拔之。宜代之以一書。而移易其習也。然空奉黃葉。岐嶷難欺。砢砢礪石。慧敏奚顧。亦宜選雋拔萃。以驅其先容已矣。余越在遐陬。居幸多暇。輒不揆擣昧。從事斯舉。乃就弘明二集。高僧諸傳。暨六朝之諸家。以彙輯綴略。具諸體。苟有裨於慧業。不復別緇素。始列賦詩。終以讚誄。乃造端於感志。而成行乎令終。蓋取諸脩證也。竺支諸賢。奕奕於王謝玄譚之際。而其所論著。既弗

多傳焉。彌天之作。廬岳之製。亦落落不數篇。關中之群英。獨肇師富於論撰。然二論之外。經序僅傳。庸弗惜歟。願當時仔肩弘教。未暇篇牘。五季而唐。王臣嚮法。開士遞興。各操翰觚。藻黼真乘。鴻裁茂製。殆汗香象。然表過浩瀚。非所以授幼學。故此集姑止於六代焉。如理惑明佛諸論。蔚為一家言。固宜孤行。所以不采錄也。降魔之檄。破魔之文。雖足備一體。辭屬假寓。要非典實。今之所撰。又亦略諸。為卷都十有二。名曰法苑文歸。若夫披文蕩玩。乎綺靡。緣情儻馳於漫美。則不翅昧般若。抑貽累斯選也。所謂由性天以垂文。

章。緣文章而達性天。未初判然。冀其觀乎斯焉。

九日朝陽岡宴集序

曠朗江山。可以宣寥廓之思。紛綸文翰。足以寓英邁之氣。然聲色於內者。率昧丘壑之觀。絨冕韞外者。終乖風雲之賞。仰昆侖俯芴礴。窮通之命難曉。察宇宙視古今。鬱沒之士何限。是以身後之名。不若當年之樂。域中之事。何比方外之遊。故海內知己。期比肩於千里。人間奇遇。庶抵掌於百年。則林泉為出處之逆旅。辭賦是言行之芻狗。廬阜勝社。妙賞雖云邈焉。林下芳躅。清標不在茲乎。盍遵往轍。緬接曠軌。時屬昌

運。人富良暇。煙景延我。屢徇道義之戶。藻翰起予。蓋望文藝之園。沉金方序。闌層陰凝四野。玉律秋晚。朔飈肅千林。縻鹿哀而山郭靜。鳧雁下而水鄉寒。眷良辰者。紆鶴輶於煙徑。尋幽盟者。歆鸞觴於月壇。逞食閑僚。迴委蛇之散行。休澣嘉賓。策款段之細步。仰雲霄以傲睨。頽城闔而長嘯。崇松同高柏。爭陰積籟。與激湍迭響。負丹崖而命筵。臨碧溪而授榻。南山豹隱。毛彩丕變於幽谷。朝陽鳳吹。清引激越於崇岡。唱以解頤之談。鼎以非指之論。士林杞梓。緇苑曇華。掄奇材於雕章。發玄葩於瑤翰。興洽晷促。樂往感會。西岫

掩曖而徂景淪彩。東壁皦朗而文宿揭暉。筆有餘妍。思無遺趣。惟適意以為宗。各自言志。奚繁詞之足貴。潛傳知音。世趨新聲。鐘正易濫。我思古人。我洋誰別。今之所會。俱翫此勝槩。古之遺賞。長歲諸名山。專在示同好。弗遑恤時論。又聞古人日集輪王精舍詩序。奕奕國華。布惠教於雄州。藹藹人瑞。佑文化於昭代。表東海而傳大風。據鉅鎮以樹德業。雞犬相屬。絃誦互聞。人擬麗澤之朋講。數為盍簪之晤賞。不亦美乎。賢公遷住北阜之明辛。句芒統候。上日屬人。木鐸采

詩慕漢代之盛典。鮮車探春。想唐年之雅遊。爰感嚶嚶之矜期。將釋怵怵之勞心。遠嘯良傳。邇命嘉賓。熙熙樂郊。嚶嚶玄刹。綵壞巖而步雪。披幽樾以聽禽。噓枯吹生之雄。清譚干雲。奮藻飛文之英。光誦挾日。鮮霞與逸翰齊揚。條吹和高調同暢。眷春葩而興端。撫韶景而託緒。揚於沈思。剖析祕懷。陋齊梁月露之纖致。追荆郢春雪之絕響。春容層韻。汪洋巨作。咄嗟而成章。蒼翠而為編。加以精宇岑寂。心目寥朗。嚶嚶道腴。涵泳玄津。比廬旱之彥會。繼栖霞之芳躅。若夫拊髀經綸。促席功榮者。亦猶康樂之斥於蓮社。山公之

絕於仲散歟。嗟河陽之醜集。山陰之楔飲。同歸於屈辱。發感於彭殤。抑匪達理之曠古。曷列法喜之高遊。予也雅承左眄。夙炙末契。此日竊步後塵。濫吹下風。聊抒鄙蘊。敢冠麗篇。是知闌闐傳聞。緇白誦說。孰不懷飛於雅興。艷拊於逸趣者哉。

南山外集卷之六

